

劉大杰著

盲
詩
人

上海啓智書局印行

劉大杰著

盲

詩

人

上海啓智書局印行

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再版

盲詩人

全一冊定價大洋八角

著者 劉大杰

發行者 啓智書局

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

版權
所有

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

上海法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

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盲詩人

一

盲詩人自失去了創作的自由以後，就是悲傷，抑鬱，苦悶，詛咒，現在，他終於是死了。

他不是尋常的人們，並不感着生的歡樂，或是死的恐怖。他唯一的願望，能夠在他的死前，完成他努力了好幾年的大作。使世人了解他苦悶的心情，因這苦悶，而不得不去創作。他反對一切因外部的牽引而去創作的人們，對於杜斯退也夫斯基照着開郵車的時間，而來寫文章的事，他曾表示深深的不滿意。他的創作，好比鳥兒唱歌一樣，全因內部的衝動，而要歌唱，而要表現。不這樣，就更苦悶，更悲傷。他有時抬着頭，對着黑暗的天空說：

——宇宙之歌，是我的未完成的生命。無論如何，在我的死前，要把你完成

啊！

但是宇宙之歌沒有完成，詩人就死了。

盲詩人由病而至於死，沒有人去看過他。除了一個忠誠的女僕。這女僕跟了詩人五年，詩人瞎了眼，衣食都靠這女僕。許多的朋友都同詩人疏遠了，只有她，始終跟着他，同情他，他倆成了患難的朋友。詩人也說：『我的苦悶，只有她才知道啊！』

粗俗的女僕，經了長期詩人的陶養，竟成了一個尊重藝術的女性了。她同情這薄命詩人的苦境，她憐惜他的寂寥，她願犧牲她自己的事業，永遠地伴着他，伴着他至於死。

詩人死後，女僕很悲痛地哭了一場，因此有人說，詩人和女僕，曾發生過肉體的關係。

宇宙之歌沒有完成，詩人就死了。此後，也就沒有人，看見過那女僕的蹤

二

詩人馬德，在五年前，同亞利自由戀愛而結婚了。什麼話也形容不出他倆生活的美滿和幸福，他們永遠愛着，雙雙地踏過春天的花草，望過秋天的星月，不知道愛情以外，還有世界，一切都浸在愛的海裏。馬德是天才的詩人，亞利又是美麗的少女。這是多麼幸福啊！

在那時，馬德已出過兩本詩集了。第二集題名愛的勝利，在卷首曾寫明是他與亞利結婚的紀念。這詩集出來，立時得了意外的好評，因此馬德就得了詩人的雅號了。

馬德的性情，非常孤傲，他生平的知己，除亞利外，還有男友施布蘭。他們三人，原來都是同學，馬德與施布蘭同時愛着亞利的時候，亞利費了幾度的躊躇，結果，捨了美麗的少年，毅然地同相貌不佳的詩人馬德結婚了。

亞利就是馬德天才最初的認識者，她想，同他結了婚，使他感到生活美滿的時候，做出詩來，一定更瀟灑，更濃艷，她負有成就他的藝術的責任。因此她決定捨棄美的施布蘭了。

馬德得了愛的美滿，一心從事藝術上的創作，他想做照丁的神曲體，做一本長詩，叫做宇宙之歌，把世上一切活着的死着的東西，都寫進去，他的幻想，結構和體裁，他想特殊的表現他的新奇和偉大。他的抱負不凡，與克萊司忒想扯破哥德額上的花冠一樣。他無日夜，不在計劃他的宇宙之歌。

關於宇宙之歌的事體，只有亞利，施布蘭二人知道。他們也是以真誠的心意，在祈禱他這偉大的成功。好使這宇宙之歌，做一件高貴的遺產，傳給後世的人們。

三

馬德將宇宙之歌還沒有寫到一半的時候，在某夜間，他兩隻眼睛，全然失明

了。任何醫生，看了都束手無策，從那夜起，他的眼前，永遠變成了黑暗，無邊的黑暗。

世上的人，都知道盲者的苦痛。心靈不死的活屍，行動的自由，被剝奪盡了。尤其是被創作慾衝動的藝術家，失去了表現的自由，比什麼人還要苦悶。

馬德有兩件最傷悲的事，是尋常的盲人，不容易同時感到的。第一他擔心宇宙之歌沒有完成的希望，第二那樣年靚貌美的亞利，怕不會再愛他了。失去宇宙之歌，或是亞利，是他的生命與藝術的幻滅。他感到生命與藝術，分離不開。沒有生命，沒有藝術；失了藝術，生命也會不能存在。因此亞利是宇宙之歌的本質，宇宙之歌是亞利的象徵。他這次偶然的雙目失明，藝術與生活，同時有搖動或幻滅的怕懼。他於是悲傷，抑鬱，咀咒，掙扎而哭泣了。

他過慣了盲的世界，忘却了往日的光明，反感到往日生活的平凡無味了。他覺得要在這黑暗的裏面，能看到光明，才是真正的光明。往日人類的醜惡，社會

的污濁，都在他的眼前逃避。現在所看到的，是人類的曙光，與最深一層的人間苦。這種人間苦，這種純粹的內部的衝動，在以前，他從沒有感到過。他現在的情感與幻想，更淨化，美化，藝術化了。

他想，宇宙之歌的後半部，或更深刻，更美麗，更能動人罷。但是，亞利呢？他一想到，就顫慄，悲傷，由失望而至於哭泣。「一個那樣美的女子，年紀又那樣輕，能愛我這瞎子嗎？」馬德這樣想着，不知有好幾十次了。

馬德瞎了眼以後，他愈感到看真了藝術，看真了人生，看真了亞利的美。他恐怕失去這真的藝術真的人生真的美，使他悲傷，苦悶。

——亞利啊！我的眼睛，雖說看不見習慣眼下的光明，但我愈覺得你是美了。
• 你的髮面龐，睫毛。眼珠子，就在黑暗中，我還是看得很真確，一刻也不忘的啊！

宇宙之歌不能完成，亞利的愛恐會失去，這兩件事，播弄馬德全部的命運，

壓迫得使他喘不轉氣來。

四

在一個微涼的晚上，馬德再也忍耐不住，將自己長期苦悶的心情，向亞利剖開了。

——亞利！我不好叫你愛一個盲人。

盲人，不要緊。我愛你的天才，我愛你的藝術的幻想與情感。我讀你的宇宙之歌，我才感着你與尋常人不同的偉大來。

我的痛苦，也就在這裏，我時時刻刻，在擔心宇宙之歌的命運，和你的離開。不會的，我負有成就你的藝術的責任。只要你能有藝術的內部的衝動，我有眼睛，有手，我可替你寫下來。你瞎了眼睛，在你的生理上，當然是痛苦；這種痛苦，我給你最深切的同情。關於藝術的創作，我願盡我的全力，來幫助你。最低限度，要使這宇宙之歌，在短期內完成。

能這樣，就好，在宇宙之歌未完成的以前，我是不想死的。講到創作慾，這很奇怪，我瞎了眼以後，什麼藝術，人生，自然，戀愛，我都看深了一層，浮士德，神曲裏面的世界，我體會到了。我的情感幻想，比以前更清淨更真摯起來。不知道有些什麼東西，充滿着我的全身，恨不得站在高的雪山的頂上，向人間歌唱一個痛快，或可稍稍的鬆緩一點。這種充滿全身的東西，好像燃着紅焰的火，在燒着我的生命。妹妹！我現在非大聲的歌唱不可了。這種現象，在以前從沒有感到過。你若能替我盡點力，宇宙之歌是不會絕望的。但是我的，你的，以及宇宙之歌的命運，都逢了悲慘的際遇。唉！我想死，又不能死啊！

你說過『在宇宙之歌未完成的以前是不想死的。』你真不能死，你負了重大的人類的責任。請你放心，我願盡我的力量，來幫助你。你想，我的心，我的美，不是你的，是誰的？

我擔心你給第二個人。

第二個人，不會的。你放心罷。你現在日夜閉着眼睛，多做點冥想的工夫，這本宇宙之歌要在詩壇，樹起遙天的金字塔來。給人們做一個永久的贈品。
是的，我一定要努力。

宇宙之歌還有多少？
已經寫了一半。

我想再有半年，總可以寫成。從明天起，我來做書記，每天寫六點鐘。是這樣，半年很夠了。我真高興，我要慶祝我的再生。我在這盲目的世界裏，又得了美，得了愛，得了光明，得了藝術。

明天起一定，

好的好的，妹妹！

.....

這樣談話的聲音，在這間小小的樓上，慢慢地遲緩下去。月輪已升到中天，在盲人的臉上，也看得出深沉的微笑來。

室裏的空氣，只是美滿與平和

五

六個月過去，宇宙之歌快要脫稿了。

馬德一面慶幸藝術的告成，同時又擔心亞利在完成這作品之後，將要同他離開。他想，宇宙之歌脫稿之日亞利的責任也就完了。一定有風采翩翩的少年，在等着她，在愛她。然而，他沒有更好的方法，防備旁人，從這黑暗的圍抱中，將亞利奪去。他比以前更苦悶了。

亞利近日的狀態，比從前確有點兩樣。下午出去，有時要到半夜，才回家來。就是平日在家的時候，似乎也常常在同什麼人往來的一樣。馬德的眼睛雖不見，他的淨寂的心靈，已經深深地感到亞利的心，使她同樣感受着苦悶。

在這幾月裏，施布蘭用全力與亞利接近，他當着她，恨不得要把他的心剖出來給她看。他獻盡了殷勤，說盡了纏綿的情話。在月夜的深林，他曾跪下請求她摸過他的跳動的心。亞利怎樣呢？她站在十字的街頭了。

亞利躊躇了許久，他決定愛「人的施布蘭」愛「藝術的馬德」了。決不離開詩人，使他的藝術消沉；也不斷絕青年，使他失望而至於苦悶。他想把他們倆個合爲一人，來寄託她自己的生命。

施布蘭與亞利的事，馬德從沒有懷疑過。他近來雖感到亞利的行動有兩樣，在夢中，也沒有想到他的朋友，有這種爭奪的陰謀。因此在他宇宙之歌快要脫稿的幾天，他很想同施布蘭磋商關於處置亞利的事。

有一天晚上，亞利不在家，樓上的燈光下，只有馬德和施布蘭兩人。

馬德把這半年來，每天創作的事情，全部告訴了他。說亞利怎麼肯犧牲，說宇宙之歌前後部的差異，又談到出版的問題，又談到最近文壇的狀況，最後談到

亞利近來的行動的時候，在他瞎了的眼角裏，竟流下淚來。

你不要傷心，馬德，想一個方法罷。

唉！有什麼方法。

今晚她到什麼地方去了？

誰知道！這兩月來，她一出去，便半天，有時要到半夜才回家來，問她，她也不作聲，就睡去了。你看，這使人多難堪啊，她常常說，「在宇宙之歌未完成的以前，我是不會走的。」現在呢，這作品快脫稿了。以前我日夜總是計劃創作的事情，看如何能夠早點完成。現在將要完成，她的行動，又使我苦悶了。這種苦悶，除死以外，是沒有方法解脫的啊！

宇宙之歌寫完了沒有？

有了十九章，最後一章，又寫好了三小節。我的腹稿，早就完成了。半夜在床上讀起來，真覺得沉痛。我想，讀了這長詩的人，不下眼淚，連歎息也不

歎息一聲的，這人一定是木石。我的作品，不希望這種人來欣賞，就是沒有一個知音者，讓這時沉沒到泥底裏去。

有了腹稿，寫下來是容易的。

但是，亞利也不比從前那樣尊重藝術了。你說，她近來這種行動，使不使我嫉妒？

嫉妒是，不行的，你得想一個善後的辦法來。你要知道，亞利是那麼年輕，你呢，又成了一個殘廢者。她這次助你完成宇宙之歌，正可以看出她愛你愛藝術的心境。你現在一定想長期佔有她，這是壓着她的流動的心，她的生活會感到寂寞與乾枯了。

我不能放任她，她的美，她的心，她的溫柔，她的一切，我一刻都不能缺少。沒有她，我自己就會消滅。瞎眼以後，我更愛她，我更不能離開她了。我以前曾讀過德國海勃爾一部戲劇。裏面寫一個國王，奉了羅馬教皇的命令，

要到一個遼遠的地方去打仗，然而又不許帶妻子去。國王正在熱烈地愛着他的妻，他知道這次的出征，是不會生還的，他痛苦極了，他不願他的妻，另外同旁人發生關係，最後，他對他的大臣說：「假使我戰死在沙場的時候，立刻將王妃處以死刑。」……

愛的極端，就是死。由愛而妒，妒而恨，恨而致於爭鬥，原是一條直線。

我那時讀了以後，覺得國王的妒心與佔有慾太强了，因此產生這人類最大的悲劇來。到現在，我才體會到國王的心情，是人類最悲苦最深切的眼淚。被這眼淚把人們驅逐到殘忍的路上去。我現在就走到這殘忍的路上了。布蘭！你是我的好友，我毫不隱瞞的說，我想，在宇宙之歌完成以後，設法殺死亞利，而後自殺。我不能在我的死前，看見亞利被旁人奪去。但是，我也想不出殺人自殺的方法來。

馬德！你的苦悶，我全了解。不過你這種殺人自殺的計劃，太殘忍一點。雖